

唐元次山文集

二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七

與韋尚書書

乾元二年韋陟為禮部尚書東都留守

某月日前進士元結頓首尚書公閣下結每聞賢卿大夫能以至公之道推引君子使名聲德業相繼稱顯則思見之若不以至公之道推引士君子使禍惡凶辱同日更受則不思見之結所以年四十足不入於公卿之門身不齒於利祿之士豈忘榮顯蓋懼汚辱昨者有詔使結得詣京師至汝上逢山龜亦承詔詣京師結與山龜俱得乘郵而來郵長待結頗如龜者前日謁見尚書俯拜階下本望齒乘郵與諸龜結

待命而退不望尚書不以結齒之於龜以士君子見
禮問及詞賦許且休息此結之幸豈結望尚書之意
古人所以愛經術之士重山野之客採輿童之誦者
蓋為其能明古以論今方正而不諱悉人之下情結
雖昧於經術然自山野而來能悉下情尚書與國休
戚能無問乎事有在尚書力及能不行乎結頓首

與李相公書

乾元二年李揆為
中書侍郎平章事

月日新授右金吾兵曹參軍攝監察御史元結頓首
相公執事某性愚弱本不敢干時求進十餘年間在
山野過為知己猥見稱譽辱在鄉選名污上第退而

知耻更自委順亦數年矣中逢喪亂奔走江海當死
復生見有今日林壑不保敢思祿位忽枉公詔命詣
京師州縣發遣不得辭避三四千里煩勞公車始命
蹈舞帝庭即日辭命擔囊乞丐復歸海濱今則過次
授官又令將命謀人軍者誰曰易乎相公見某但禮
文拜揖之外無所問焉忽然狂妄男子不稱任使坐
招敗辱相公如何某所以盡所知見聞於左右不審
相公以為可否如曰不可合正典刑欺上罔下是某
之罪謹奉詔書及章服待命屏外某頓首

與章洪荆書

上元二年章
州刺史江西
觀察使

某月日荆南節度判官水部員外郎無殿中侍御史
元結頓首某聞古之賢達居權位也令當世頌其德
後世師其行何以言之在分君子小人察視邪正使
無冤濫而無憤痛耳某不能遠取古人請以端公賢
公中丞為喻前者獲接端公餘論某嘗議及中丞某
以為賞中丞之功未當論中丞之冤至濫端公不知
情至泣涕交流豈不為有冤濫未申而生此憤痛某
於端公頗為親故官又差肩曾不垂問便即責使冤
濫者豈獨中丞而已乎憤痛者豈獨端公而已乎所
以至遣使者試以自明端公前牒則請不交兵端公

後牒則請速交兵如此豈端公自察辨誤耶有小人
惑亂端公耶端公又云荆南將士侵暴端公豈能保
荆南將士必侵暴乎豈能保淮西將士必不侵暴乎
端公少垂察問某又聞泗上鄰家之事請說以自喻
昔泗上有鄰家有朋友遊者聞之遊東家則曰公之
友賢能益主人西家之友愚能損主人遊西家則曰
公之友智能譽主人東家之友狡能毀主人見其友
亦如聞主人之論於是鄰家之友相惡將相害鄰家
之翁怒將相絕里有正信之士為辯之然後鄰家通
歡鄰友相善荆南與江西猶鄰家也某其友乎遊者

方相聞誰為正信之士一為辯之某敢以此書獻端公閣下

與呂相公書

某月日某官某再拜相公閣下某嘗見時人不能自守性分俛仰於傾奪之中低徊於名利之下至有傷污毀辱之患滅身亡家之禍則欲劇為之箴於身豈願踰性分取禍辱而忘自箴者耶某性荒浪無拘限每不能節酒與人相見適在一室不能無歡於醉醉歡之中不能無過少不學為吏長又著書論自適昔天下太平不敢絕世業亦欲求文學之官職負散冗

者為子孫計耳自兵興以來此望亦絕何哉某一身奉親奔走萬里所望飲啄承歡膝下今則辱在官以逾其性分觸禍辱機兆者日未無之某又三世單貧年過四十弱子無母年未十歲孤生嫁娶者一人相公視某敢以身徇名利者乎有如某者以身徇名利齒於奴隸尚可羞而況士君子也歟某甚愚鈍又無功勞自布衣歷官不十月官至尚書郎向三歲官未削人多相榮某實自憂相公忍令某漸至畏懼而死甚令必受禍辱而已某前後所言相公似未見信故籍紙筆煩瀆門下某再拜

與何員外書

永泰中何昌裕為戶部員外

月日次山白何夫子執事皮弁時俗廢之久矣非好古君子誰能存之忽蒙見贈驚喜無喻次山漫浪者也苦不愛便事之服時世之中昔年在山野曾作愚巾凡裘異於制度凡裘領緇界緇緣緇帶其餘皆褐帶聯後縫中腰前繫愚巾頂方帶方垂方緇葛為之玄絲為綾次山自衣帶巾裘雖不為時人大惡亦嘗辱其嗤謂方欲雜古人衣帶以自免辱贈及皮弁與凡裘正相宜若風霜慘然出行林野次山則戴皮弁衣凡裘若大暑蒸濕出見賓客次山則戴愚巾衣野

服野服大抵緇褐布葛為之也腰擔為裳短襟為衣
裳下及屨衣垂及膝下不審夫子異時歸休適在山
野能衣戴此者不乎若以為宜當各造一副送往元
次山白

篋中集序

元結作篋中集或問曰公所集之詩何以訂之對曰
風雅不興幾及千歲溺於時者世無人哉嗚呼有名
位不顯年壽不將獨無知音不見稱顯死而已矣誰
云無之近世作者更相訟襲拘限聲病喜尚形似且
以流易為辭不知喪於雅正然我彼則指詠時物會

諧絲竹與歌兒舞女生污惑之聲於私室可矣若令
方直之士大雅君子聽而誦之則未見其可吳興沈
子運獨挺於流俗之中強攘於已溺之後窮老不惑
五十餘年凡所為文皆與時異故朋友後生稍見師
效能似類者有五六人於戲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
正直而無祿位皆以忠信而久貧賤皆以仁讓而至
喪亡異於是者顯榮當世誰為辯士吾欲問之兵興
於今六歲人皆務武斯馬誰嗣已長逝者遺文散失
方祖師者不見近作畫篋中所有總編次之命曰篋
中集且欲傳之親故冀其不忘於今凡七人詩二千

二首時乾元三年也

別韓方源序

昔元次山與韓方源別于商餘約不終歲復相見於此山忽八年於今始獲相見悲歡之至言可極耶次山與方源昔年俱順於山谷有終焉之意今方源得如其心次山污其冠冕次山一顧方源再三慚羞時復飲酒求其安家今方源欲安家肥陽次山方理兵九江相醉相辭不必如昔年之約此情豈易然者耶乙未之前次山有元子乙未之後次山有猗玗子戊戌中次山有浪說悉贈方源庶方源見次山之意

別王佐卿序

癸卯歲京兆王契佐卿年四十六河南元結次山年
四十五時次山須浪遊吳中佐卿須日去西蜀對酒
欲別此情易耶在少年時握手笑別雖遠不恨以天
下無事志氣猶壯今與佐卿年近五十又逢戰爭未
息相去萬里欲强笑別其可得乎與佐卿去者有清
河崔異與次山往者有彭城劉灣相醉相留幾日江
畔主人鄂州刺史韋延安令四座作詩命予為序以
送遠云

劉侍御月夜讌會序

兵興已來十一年矣獲與同志歡醉達旦詠歌取適
無一二焉乙巳歲彭城劉靈源在衡陽逢故人或有
在者曰昔相會第歡速遊始與諸公待月而笑語竟
與諸公愛月而歡醉詠歌夜久賦詩言懷於戲文章
道喪蓋久矣時之作者煩雜過多歌兒舞女且相喜
愛系之風雅誰道是耶諸公嘗欲變時俗之淫靡為
後生之規範今夕豈不能道達情性成一時之美乎

送孟校書往南海序

平昌孟雲卿與元次山同州里以辭學相友幾二十
年次山今罷守舂陵雲卿始典校芸閣於戲材業次

山不如雲卿辭賦次山不如雲卿通和次山不如雲卿在次山又詡然求進者也誰言時命吾欲聽之次山今且耒老雲卿少次山六七歲雲卿名聲滿天下知已在朝廷及次山之年雲卿何事不可至勿隨長風乘興蹈海勿愛羅浮往而不歸南海幕府有樂安任鴻與次山最舊請任公為次山一白府主趣資裝雲卿使北歸慎勿令徘徊海上諸公第醉歌送之

送譚山人歸雲陽序

吾於九疑之下賞愛泉石今幾三年能扁舟數千里來遊者獨雲陽譚子譚子文學隱名山野隱身雲陽

之阿世如君何牧犢愛雲陽之宰峻公不出南岳三
十年今得雲陽一峰譚子又在焉彼真可家之者耶
子去為吾謀於牧犢近峻公有泉山山石老樹壽藤
縈垂水可灌田一夫火可燒種菽粟近泉可為十數
間茅舍所詣纔通小船則吾往而家矣此邦舜祠奇
恠陽華之殊異漣泉之勝絕見峻公與牧犢一二說
之松竹滿庭水石滿堂石魚負樽鳧舫運觴醉送譚
子歸于雲陽漫叟元次山序

別崔旻序

漫叟年將五十與時世不合垂三十年愛惡之聲紛

紛人間博陵崔曼惑叟所為遊而辨之數月未去會
潭州都督張正言薦曼為屬邑長將行叟謂曰叟異
時乃山林一病民耳宜不相罔行矣勿惑吾子有才
業且明辯又方年少必能樹勲庸垂名聲若求先達
賢異能相枝拭正在張公張公往年在西城主人能
用其一言遂開城千里威震絕域張公往在淮南遂
巡指麾萬夫風從遭逢猜疑施而不為今海內兵革
未息張公必為時用吾子勉之所相規者所宜緩步
富貴從容謀畫少節酒平氣槩耳

送王及之容州序